

年夜饭里的烟火

□黄丽(仫佬族)

腊月,寒风在斑驳瓦檐下徘徊,吹得晾晒的玉米棒子沙沙作响,似在低吟新年的将至,广西的村村屯屯,都悄然弥漫起别样的忙碌氛围。家家户户猪圈里,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年猪被养得油光水滑,它们是农户们辛勤劳作的丰硕成果,承载着丰收的喜悦,更寄托着对新年的殷切憧憬。

待到阳光正好、暖意流淌的吉日,整个村子瞬间沸腾,热闹得恰似被点燃的爆竹。主人家宽敞的院子里,早早便聚满了热心的乡邻。男人们撸起衣袖,露出被日光晒得黝黑且结实的臂膀,眼神中透着果敢与干练。

随着吆喝声响起,众人齐心协力将年猪从猪圈往外赶。年猪似察觉到异样,拼命挣扎,然而很快被稳稳地按倒在带着岁月痕迹的木案上。这时,杀猪师傅登场,他寒光一闪,刀精准落下。处理完猪血,男人们紧接着给猪褪毛,大锅里的水烧得滚烫,将猪身放入,原本粗糙的猪毛变得松软易除。大家手持刮刀刮着,猪毛簌簌落下,不一会儿,猪身便变得白白净净,泛出润泽。

与此同时,女人们也是一番忙碌的景象。土灶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,映红了她们脸庞,那是被生活烟火长久熏染出的质朴与热情。大铁锅里,炖煮着刚切下的猪肉,浓郁醇厚

的肉香飘散开来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
血肠制作堪称精细活儿,也是杀猪饭中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女人们将提前浸泡好的糯米,拌上精心调味的碎肉、新鲜猪血,再佐以葱姜蒜、八角、桂皮等香料。她们将这美味馅料灌入洗净的猪小肠,每灌一段,便用棉线扎实系紧,很快案板上便摆满了饱满、圆润的血肠。

祭祀完毕,大家便投入到聚餐准备之中。在广西的一些村子,年猪饭上菜顺序很有讲究,第一道菜必定是寓意吉祥如意的白斩鸡,紧接着才是色香味俱全的猪肉菜肴,而且座位也有严格排序,长辈坐上首,晚辈依次而坐,体现着对长辈的敬重与长幼有序的传统。

在等待血肠煮熟的间隙,院子里的乡邻们着手布置餐桌。长长的木桌沿着院子排列开来,四方矮凳围绕四周。桌上不仅摆满了碗筷,还特意在显眼位置,间隔着摆放好了一个个“广西公文包”。这些“公文包”其实是白色塑料酒桶,四四方方,顶部设有提手,左侧有个圆形斜

嘴,专为倒酒设计,轻轻一提,或是稍作倾斜,酒就能顺畅流出,因其外形酷似公文包,故而得名。

终于,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端上了桌。白切肉色泽诱人,奶白的脂肪与粉嫩的瘦肉相互交织,搭配上特制蘸料,入口肥而不腻,鲜嫩爽滑;血肠口感软糯,米香、肉香与血香完美融合,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;还有用猪骨精心熬制的汤,鲜香无比,喝上一碗,暖意瞬间传遍全身。

大家围坐在一起,一边品尝着美味佳肴,一边谈天说地,气氛热烈。此时,饭桌上必不可少的猜码活动顺势开场。人群中不知是谁突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:“来来来,猜码咯!”这一嗓子,瞬间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,激起欢乐的涟漪。只见男人们迅速两两相对,伸出右手,一场精彩绝伦的猜码大战正式拉开帷幕。

“哥俩好哇!”“三星照啊!”“五魁首哇!”“六六顺啊!”他们喊着富有广西特色、充满韵味

的码词,声音此起彼伏,在院子上空交织回荡。每个人都全神贯注,眼睛紧紧盯着对方的手,眼神中透着专注与较量。口中喊码声不断,节奏明快有力,手上的动作也变换得飞快,让人眼花缭乱。周围的人纷纷围拢过来,叫好声、助威声不绝于耳。有的扯着嗓子喊得面红耳赤,有的激动地跺脚拍手,现场气氛热烈。女人们站在一旁,看着男人们的比拼,眼中满是笑意,时不时叮嘱一句“别喝太多”,温柔的关怀在喧闹中流淌。孩子们也被这热闹的场景吸引,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兴奋地看着大人们比划,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。

随着太阳渐渐西斜,橙红色的光芒倾洒在院子里,给这场欢乐的聚会披上了一层梦幻的纱衣。回想小时候,年猪饭的食材都是自家地里种的、圈里养的,如今,除了传统的农家菜,餐桌上还多了不少从城里买来的新鲜玩意儿,但不变的是,大家围坐在一起的那份热闹与温情。

兴尽之后,乡邻们却并未急着散去。男人们帮忙收拾桌椅,将剩余的猪肉搬进屋内存放。女人们则在厨房里清洗餐具,一边收拾,一边还在回味刚才饭桌上的趣事,欢声笑语在厨房中回荡。孩子们依然在院子里玩耍,身影在光影交错中穿梭,仿佛不知疲倦,尽情享受着欢乐的时光。

过年

□蓝野针(壮族)

小时候的我,盼着过年。过年意味着压岁钱和新衣裳,意味着亲戚朋友齐聚一堂的热闹氛围。

而我家的过年,还多了一份别样的温暖。因为,我小时候是四世同堂中的大姐,虽然生在农村,又是女孩子,但家人却很宠我,尤其是八十多岁的太公。那时候过年,最让我感觉幸福的,就是拿到太公的红包。在那些一两块、五块居多的年代,太公给我的红包却是整整十块钱。太公的退休金每个月才三十块,但每次给我发红包,却毫不吝啬。

太公的钱包是我小时候心头的一处秘密风景,那钱包被一层层塑料袋裹着,每到发红包的时候,太公用他那双粗糙的手,一层一层地揭开,露出里面的零星纸币:一分、两分,甚至还有几分已泛黄的票子。但他却很坚定把最大面额的十块钱纸币抽出,郑重递到我的手心。

随着年岁渐长,过年的韵味却悄然改变。在我十五岁那年,妈妈病了,从那天开始,节日的喜悦渐渐被妈妈的病痛吞噬。记得每逢节日,她的病情格外反复,那时候的我幼稚地将节日的“热闹”与母亲的痛苦联系起来,总觉得如果没有过节,妈妈可能就不会这么难捱。而母亲离世后,我对过年的期待彻底破碎,每年的春节,反而成了一段难熬的孤独。

后来我结婚了,有了自己的孩子,生活渐渐回归原本的轨迹。我努力想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温暖的过年氛围,让他们能像我小时候那样,对春节充满期待。可是命运又给了我重重一击,在我慢慢找回过节的热情时,眼睛却失明了。

成了盲人后,我对春节的热闹更加无所适从。我胆怯、不安,乃至排斥这个昔日最爱的节日。

在人头攒动的过年时节,带着孩子要转乘几趟车,穿越熙攘的人潮回家,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事情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游离在了世界之外,离开了灯光,便不知如何再次融入新的欢腾。即便在娘家、在亲人围绕的氛围里,我也会在热闹的背景中感到一种游离灵魂的孤独感。

我也知道我该回去看看父亲。母亲去世以后,父亲一个人承担起了大家庭的牵挂,而我和孩子的过年回家,便成了他盼望的念想。然而每每想着自己的不便,我心中的那份自卑又把回家的冲动吞尽。可父亲从没放弃过期待,哪怕每年问我们是否回家时,我说了“不回去”,都能明显感到他语气中的失落。

踏上文学之路后,靠着写作拿到了一些稿费,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,告诉他,今年我和孩子会回去。他听后开心极了,电话里念叨:“那我得赶紧把你们的被子洗了,床也整理好。”挂掉电话后,我的内心涌起一阵很久没有过的温暖。

但孩子们的放假通知出来后却让我有些左右为难。学校要到1月17日才正式放寒假,我心里盘算着这一头家里还有许多需要准备的事情,想着回家的计划或许要改到年后。可是拨通父亲的电话,听到他先开口:“我已经把你们的被子和床收拾好啦,等放假就回来吧!”

父亲的一句话,满是期待,却让我瞬间把想要拒绝的话咽了回去。是的,他那么早提前将一切妥安,不过是希望我能带着他的外孙们坐在他的年夜饭桌前,一家人有说有笑度过除夕。于是,这次我终于没有再犹豫。无论路途多么拥挤,无论身体有多不便,我决定带着孩子回家,回父亲的身边。

对于盲人来说,春节的人潮是逼仄的,是慌乱的,但父亲的等待却更令人心慌。想到这些,我才明白,尽管过往的春节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我心里的一道坎,但有些路该走、有些坎该跨过去,为了孩子,为了父亲,也为了暖热自己的内心。

偶尔一些孩子有别名
比如叫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
端午、中秋、重阳……

时钟母亲从不停止孕育新的孩子
她诞下无数的孪生孩子
世间的人们,每抱起一个
在这世上便少了一天
每抱起一个,便是踏上新的征程

新年
韦佳佳

这一天我掸掉了身上所有的尘土
整理,每一分每一秒
去询问鸟儿温度的讯息

这一天我在虎口里撒一些种子

聆听向日葵生长
有关生命,破土而出的喷薄

这一天河流喘息着
从上游到下游,跃跃欲试
是新的涟漪

雾透过我的身体,如今我还在梦里
叩响这一天的窗户

蛇岁新春联
潘润环(壮族)

鸡唱年开纳百福;
蛇临岁启庆双春。

蛇行大地春光美
虎跃神州气象新。

蛇灵值岁呈精美;
人巧开年创繁荣。

蛇蛇辉煌开盛岁;
人追梦想启宏篇。

访忻城通天寺见山茶
花开有怀
瞿杨生

云阶步绕伴禅吟,数朵山椿拂客心。
破雾红英依古寺,凌霜翠叶立寒林。
花能入药疲痼解,蕊可烹茶俗虑沉。
且化幽情融画卷,长留秀色寄知音。

来跳个舞吧

□潘国武

海岩回到社区的第二天,就去找思真。
思真非常吃惊。她说:“大导演啊,你怎么就不能善待自己一下呢?”

海岩拍拍结实的腰板说:“不怕主任笑话,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。”

思真就调侃他:“难怪,居民总是抱怨说,花轿抬到家门口,都请不动你。”

海岩听出弦外之音,连忙解释:“我以前休假回来,闭门谢客,那是想放松自己,好好睡个觉。不过,主任你放心,工作上的干劲,我绝对没有留在城里。”

海岩到社区里转了一圈,就到中心广场忙开了。

居民走进走出,开始指指点点。
“城里人的事,我们不兴。”

也有人揶揄说:“海岩撑着没事干。”
更有甚者,无中生有指责海岩想占用公共资源……

夜里,不知是谁偷偷把铺设到舞台上的线路拔掉了,红地毯也被丢进垃圾池里。舞台边上,留下一张字条:再乱搭台,要你重来!

思真听后,踏着一腔怒火,赶到社区中心广场。她叫来物业工作人员,把监控探头都调到舞台上,说要看究竟是谁手脚发痒,这个年他不想在家里过啦?

海岩更是放心不下,晚上直接把床铺搬到广场上。

腊月的时光,好像被压缩过一样,过得很快。明天,就是小年。舞台上,灯光设置音响调试等等,一切就绪。海岩却被告知:有几个居民退回演出服饰,扬言“我不跟你们玩了”。

这些居民,平日在田间地头劳作,没有表演基础。海岩好说歹说,才组建起这个“演出团”。他又花半个多月时间,给“演出团”成员们传授舞台上的基本功。这节骨眼儿上出乱子,分明是……海岩来不及多想,就往“演出团”的“台柱”荣伯家走。

荣伯招呼海岩进屋里坐后,着手烧茶。海岩开门见山说道:“我们来这个吧……”荣伯的

脸上,顿时像一朵绽开的花。

那天的时光,走得很慢。荣伯和海岩围着火炉,称兄道弟。

海岩说:“荣伯,我干了。”
荣伯也很爽快,他说:“就这么定吧!”

从荣伯家里出来,海岩和思真就分头往社区里跑。那几个扬言“不凑演员名分”的居民,霎时间人间蒸发,没了踪影。

就在海岩和思真急得不知所措时,一辆大巴车在小区门口停下。车门一打开,就有人拿着演出设备走下来,往社区中心广场走。扛摄像机的男子走在前头,他一边走一边告诉围观居民,新春走基层第一站就来这里,你们好好有福气哟!

夜幕降临,社区中心广场在灯光的照射下,亮如白昼。广场上人头攒动,被舞台上的表演者所吸引。散场时,扛摄像机的人被团团围住。扛摄像机的人说:“大导演海岩已经从我们电视台退休回来。你们不知道,他还是自治区舞蹈协会副会长呢!”居民们听了,跟舞台上的拆装工人交头接耳。

后来的一天晚上,思真从办公室加班回来,绕道从社区中心广场走。广场上,灯火通明,舞者的身体,随着音乐的起伏而缓缓流动。人群中,海岩正在挨个给他们纠正动作。

一见到思真,荣伯就笑了。荣伯说:“以前,晚上不喝酒我就睡不着觉。我学习跳舞以后,一觉睡到天亮。”思真也跟着笑了。荣伯指着旁边一名男子说:“这是我亲戚,今天来拜年,我就带他来跳个舞。”

广场中央,一对夫妇手拉手,在优美的旋律中旋转、跳跃。那动作,有些生疏。他们的身影,却是非常熟悉。思真的脸上,霎时露出甜蜜的笑。荣伯顺着她的目光看去,也笑了。

这对夫妇,此前是社区里出名的“吵架大王”。每次,他们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跟前,口口声声“要改,一定改”。结果,没过几天,“老毛病”就又卷土重来。

别说了,那都是酒惹的祸。

时钟诞下的孩子
黄惠娟

时针、分针、秒针
用不同的速度在共同孕育一个孩子
当三针转了365个日夜
时钟便选在零点的时刻
诞下一个名为“年初一”的孩子
呱呱坠地的声音清脆响亮
一声辞旧,一声迎新

从这一刻起,时钟母亲
每天都会诞下一个孩子
直到365个孩子都出生了
在给与孩子取名这方面
时钟母亲是有点懒的
每个孩子的小名都是初一至三十
大名都是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